

## 壹、前言

梁朝僧祐（445～518）編撰《弘明集》14卷，是現存最早的佛教護法集，<sup>1</sup>其書首〈序〉云：

祐以末學，志深弘護，靜言浮俗，憤慨于心。遂以藥疾微間，山棲餘暇，撰古今之明篇，總道俗之雅論。其有刻意剪邪，建言衛法，製無大小，莫不畢採。又前代勝士書記文述，有益亦皆編錄，類聚區分，列為一十四卷。夫道以人弘，教以文明，弘道明教，故謂之《弘明集》。<sup>2</sup>

所以《弘明集》是為了剪邪衛法，弘道明教而編。陳士強《佛典精解》將書中內容分為七類：一、泛釋世人的非議；二、專駁道教的詰難；三、辯論形神因果；四、彙敘佛教與朝廷之間的交涉；五、討論佛教儀規；六、紬繹佛法大義；七、檄魔。<sup>3</sup>目前研究《弘明集》的專書多半針對其中儒佛與佛道之爭、形神與因果之辯、沙門和王權關係，以及關於其所收錄《牟子理惑論》<sup>4</sup>的探究，對於本文所關注竺道爽（生卒不詳）〈檄太山文〉的考察仍然稀少。<sup>5</sup>劉立夫《弘道與明教——《弘明集》研究》甚至根據陳士強分類，而認為竺道爽〈檄太山文〉、智靜（生卒不詳）〈檄魔文〉及寶林（宋文帝時人，生卒不詳）〈破魔露布文〉這

<sup>1</sup>【清】永瑤等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謂《宏（弘）明集》：「所輯皆東漢以下至於梁代闡明佛法之文……，六代遺編，流傳最古，梁以前名流著作，今無專集行世者，頗賴以存。」（北京市：中華書局，1992），卷145，1236。

<sup>2</sup>【梁】僧祐：《弘明集》，收錄於《大正藏》，冊52（臺北市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3），1。

<sup>3</sup>陳士強。《佛典精解》（上海市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），1082-1088。《高麗大藏經解題》概論其內容為：「1、經說迂誕辯；2、精神不滅理致；3、真佛與國家；4、法教與中國古典；5、華戎與風俗問題。」（收錄於《高麗大藏經》，冊48（臺北市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2），862。）

<sup>4</sup>【梁】僧祐：《出三藏記集·明帝勅中書侍郎陸澄撰《法論》目錄序》，（《大正藏》，冊55，卷12，82-85）收錄陸澄（425～494）奉命編纂《法論》的目錄，《牟子（理惑論）》之名，見於該書第十四帙《緣序集》；但在僧祐《弘明集》卷1才收入《牟子理惑論》全文，因此研究《弘明集》此書，便無可避免對《牟子理惑論》的探究。

<sup>5</sup>竺道爽：〈檄太山文〉，收錄於《大正藏》，冊52，91-92。研究《弘明集》檄文之作，如龍詔。〈泛論「檄魔文」諸篇〉，《諦觀》，64期（1991）：37-58；劉林魁。〈佛教檄魔文的文體價值〉，《山西師大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37卷5期（2010）：51-55；劉林魁。〈佛教檄魔文的宗教文化價值〉，《宗教學研究》，2期（2012）：114-118，其中劉林魁之作是針對檄魔；龍詔該文主在探究智靜〈檄魔文〉、寶林〈破魔露布文〉及懿法師〈伐魔詔〉三文，而認為〈檄太山文〉是這類作品的先驅，雖有相關，卻非專對本篇；劉凌。〈竺道爽〈檄太山文〉的文化意蘊〉，《泰安師專學報》，21卷4期（1999）：6-10，與本文最直接相關，但其考證人物年代完全偏差，因此也導致論述失焦，本文將再進一步探究。

三篇「檄魔」文章「晦澀難通，宜作專題解讀之」；<sup>6</sup>劉立夫與胡勇譯注《弘明集》<sup>7</sup>也都將這些檄文略去。而早在1975年，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出版牧田諦亮（1912～2011）《弘明集研究》三冊，<sup>8</sup>其中、下兩冊對《弘明集》進行日譯及注釋，貢獻頗大，但仍有可商之處，此於下文將有考辨。2013年11月，福建師範大學李小榮《弘明集校箋》出版，<sup>9</sup>書中不僅出校記，更有箋注，堪稱是《弘明集》目前最新研究成果的集結，下文也會參酌使用。另外，從竺道爽〈檄太山文〉還可以發現五胡十六國時期社會文化及佛教傳播現象，諸如泰山、閻羅王、毘沙門天王信仰的演變，還有竺僧朗在泰山地區的教化，都值得深入研究。因此，本文將依序對〈檄太山文〉的作者、時代、特色與佛教信仰在泰山地區的流傳影響，逐一予以考探。

## 貳、〈檄太山文〉的作者

《弘明集》最末卷為竺道爽、智靜及寶林三篇檄文，奇特的是三文既然各有作者，為何《弘明集》卷12開頭一小段序文云：「予作三檄，亦摧魔之說，故兼載焉。」<sup>10</sup>尤其在三篇之後又有一段文字說：「余以講業之暇，聊復永日，寓言假事。」那麼這三篇莫非是僧祐假託人名的遊戲筆墨？另觀錢鍾書（1910～1998）《管錐編》冊4〈釋言精怪本于道士〉條，遵從清代嚴可均（1762～1843）《全宋文》卷64所云：「據文稱寓言假事，則道爽及智靜皆託名。」<sup>11</sup>認為三篇皆是寶林所作，於是改稱之「寶林〈檄太山文〉」，<sup>12</sup>然嚴可均的說法也是沿襲明代梅鼎祚（1549～1615）《釋文紀》而來，梅氏於「釋寶林」下加註：

京師龍光寺沙門，祖述生公諸義……，按此載《高僧傳》；《弘明集》以竺道爽、智靜立名，而末始列寶林，據（寶）林自稱「寓言假事」，則此二名（指竺道爽、智靜）或亦寓也。<sup>13</sup>

由於梁代慧皎（497～554）《高僧傳·道生傳附寶林傳》有云：

<sup>6</sup> 劉立夫。《弘道與明教——《弘明集》研究》（北京市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4），22。

<sup>7</sup> 劉立夫、胡勇譯注。《弘明集》（北京市：中華書局，2011）。

<sup>8</sup> 牧田諦亮。《弘明集研究》（京都市：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，1975）。

<sup>9</sup> 李小榮。《弘明集校箋》（上海市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3）。

<sup>10</sup> 【梁】僧祐：《弘明集》，《大正藏》，76。

<sup>11</sup> 【清】嚴可均：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》（京都市：中文出版社，1981），冊3，2785。

<sup>12</sup> 錢鍾書。《管錐編·全宋文卷六四·釋言精怪本于道士》（北京市：三聯書店，2001），冊4，202。

<sup>13</sup> 【明】梅鼎祚：《釋文紀》，收錄於景印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冊1401（臺北市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6），卷16，76。